

世界文学名著

高老头
欧热妮·格朗什

[法]巴尔扎克 著

林一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RAW 07/07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高利尤老头
欧热妮·格朗代

[法]巴尔扎克著 ~~林一~~ 译

责任编辑: 管筱明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: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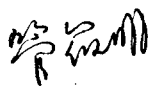
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.25

字数: 340,000 印数: 1—10,000

豪华精装: ISBN7—5404—1536—3
I·1275 定价: 23.00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(厂址: 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: 410004)



目 录

欧·亨利·梅朗伐.....	1
高老头.....	191

也/ 葛 吉
欧热妮·格朗伏

献给 马利亚

你的画像是本书最美的装饰。愿你的名字在这里像一枝被赐福的黄杨树枝，不知从哪棵树上折来，以庇佑家室，经过宗教的圣化，又被虔诚的手更新，因而永葆青春。

德·巴尔扎克

外省某些城市里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凉，和见到最荒凉的旷野，最凄惨的废墟，最阴森的修道院时的感觉一样。修道院的静寂，旷野的枯燥，和废墟的颓败，也许这些房子兼而有之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静，要不是听到陌生的脚步，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面孔近似僧侣，一动不动的人，朝生人射来黯淡冷漠的目光，外地人会以为那些房子没有住人。

苏缪城里有一所房子，外表就有这种凄凉的成分。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街，这一头，是这所房子，那一头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。这条街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好些地方黑森森的，已经不大有人来往，可是小石子铺的路面，走上去啪哒直响，狭窄而弯曲的街面，总是那么清洁、干燥，街边的房子静幽幽的，坐落在城墙脚下，属于老城的一部分。这些，都使这条街引人注目。

在老城，上了三百年的房子，虽是木头造的，却还很坚固，那各各不同的外表，构成了苏缪城这一部分的独特之处，引起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。你从房前经过，很难不欣赏那些厚木板档头雕出的古怪图像。它们铺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上面，组成一幅黑黑的浮雕。

这里，有些房间横梁上铺着石板，不牢的墙上绘着蓝色的图案，木头桁架的屋顶，因为年深月久，而往下弯沉，椽子经不起日晒雨淋，已经腐烂翘曲。那里，窗棂破旧发黑，精致的雕刻已

经模糊不清，似乎承受不起某个穷女工放的种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。再过去一点，有的门上钉着粗大钉子，我们的祖先天赋聪明，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号，其意义是永远捉摸不出的了：或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许是一个旧教徒在诅咒亨利四世。有几个市民也刻上家徽，表示他们出于官绅世家，祖上也曾任过地方助理行政长官的。这一切里面，就包含了法兰西的全部历史。有的地方，一边是摇摇晃晃的房子，那粗糙的墙壁上，木匠曾经卖弄过使刨子的手艺；一边则耸立着一座乡绅的公馆，半圆形石门拱上的家徽，受了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毁损，还依稀看得出痕迹。

在这条街上，底层的门面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欢中世纪生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现老辈们简陋的手工作坊。一间间低矮的房子，又大又深，黑森森的，没有橱窗，没有货架，没有玻璃门窗，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。实心大门粗糙地包了铁皮，分做上下两截，上截朝里打开，下截安装了弹簧门铃，不停地开开关关。这种潮湿的窑洞式的房子，就靠门的上部，或者地板屋顶和一堵齐腰高的矮墙之间的空间采光通风。矮墙上安着厚实的窗板，白天取下，晚上装上，再加上铁闩，用螺栓拧紧。货物就摆在矮墙上。那种哄骗顾客的花花玩艺，在这里是见不到的。至于摆的是什么货，那要看铺子经营什么品种，或是两三桶盐和鲑鱼，或是几捆帆布和缆绳，或是挂在楼椽上的黄铜丝，或是靠墙放着的一溜桶箍，或是货架上放着的几段布。你要进去看看？那好，一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姑娘，戴着白头巾，臂膀红红的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织物，叫她父亲或母亲来接待你，做一笔或是两个铜板或是两万法郎的生意。至于态度是冷淡是殷勤还是傲慢，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。

你可见到一个卖桶材的商人，坐在门口，绕着大拇指，和邻

居聊天。表面上，他只有一些酒瓶搁板和二三捆桶材，可是码头上，他的货栈堆得满满的，向昂热地区的所有桶匠供料。如果葡萄收成好，他知道需要多少酒桶，估算的准确在一二块桶板上。下一阵太阳可以让他发财，下一场雨也可叫他破产；一个上午，酒桶的价格可以涨到十一法郎，也可以跌到六法郎。

这个地区像都尔一样，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市场的行情。种葡萄的，有田产的，做木柴生意的，打酒桶的，开旅店的，驾船的，都盼着出太阳，晚上躺下时，就怕明天一早起来听说夜里结了冰。他们怕雨，怕风，怕干旱，可一时又要水，一时又要暖和一点，一时又要阴天多云。在上天与地上的利益之间，永远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。一只小小的晴雨表，能够叫人愁，叫人喜，叫人乐。

这条街从前是苏缪城的正街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这真是黄金季节”这句话，被挨家挨户换算成数字。因此个个都会回答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天上落金币了哩。”因为大家知道，一天的阳光，一场及时雨带来多大利益。在黄金季节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在这些勤劳的工匠那里，你别想买到一个铜板的东西。各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，自己的小园圃，要到乡下去照应两天。在这条街上，买进，卖出，赚头，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了的，生意人可以花上大半天功夫，来开玩笑，来观察行人，评头论足，来打探人家的隐私。某家主妇买了一只山鹑，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到了火候。一个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决不可能逃过三五成群的闲人的眼睛。因此那儿人的想法都是公开的，就是那些黑洞洞的、无声无息、外人难以进入的房子，也没有什么秘密。

这条街上的生活几乎永远处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每个家庭坐在门口，吃午饭，吃晚饭，连吵架斗嘴也在那里进行。街上的行人，没有一个不被他们来一番观察研究，所以从前外地人到外省

城市，总免不了挨家挨户给人家嘲笑。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由此衍生而来。昂热居民“噱头鬼”的绰号也是这样来的，因为他们实在擅长于开这一类的市井玩笑。

从前，这条街上住的是本地的乡绅。街的高头坐落着古城的世家老宅。如今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可这些世家老宅还可敬地保持着淳朴时代的遗风。发生本故事的那所凄凉房屋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走在这条景色别致的街上，连最细小的事件也足以唤起你的回忆，那古朴的气氛，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。顺着弯弯曲曲的街面走过去，你会看到一处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，格朗代先生公馆的大门，就开在这凹处当中。

在外省是不随便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公馆的，不把格朗代先生的身世交代清楚，读者就没法掂量这称呼的分量。

格朗代先生在苏缪城名气不小，其前因后果，没有在外省或多或少住过几天的人，是难以完全理解的。格朗代先生——有些人还称他做格朗代老爹，不过这些老人明显地越来越少了——在一七八九年还只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师傅，看书读报，写写算算都来得。共和政府在苏缪地区拍卖教产时，他正好四十岁，刚刚娶了一个做木板生意的富商的女儿。他把自己的现金和女人的陪嫁拿出来，凑成两千金路易，上了县城。监督拍卖的是一个横蛮无理的共和党人，他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塞，就便便宜宜地把这一地区最好的葡萄园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种田买到了手，即算不合理，至少也是合法。

苏缪城的居民很少革命精神，在他们看来，格朗代老爹是共和派，革命党，是个敢冲敢闯的新潮人物。其实箍桶匠一门心思只想着他的葡萄。他被任命为县里的行政委员，于是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。

在政治上，他庇护从前的贵族，竭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财产。在商业上，他向共和军提供一二千件白葡萄酒，得到的回报，是把一家女修院的上等草场，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弄到了手。

在执政府时期，老好人格朗代当上了市长，不仅把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葡萄园的收成更好。到了帝政时期，他又变成了一介平民。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另派了一个贵族，一个大地主，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，来顶替这位被认为戴过红帽子的人。格朗代先生离开市长的宝座，毫不惋惜。他在任期内，已经为了本城的利益，修了几条出色的公路，通往他的产业。他的房子和地产在登记的时候，占了很大便宜，纳的税很少。

自从田产分类定级以来，他凭着精心耕种，使他的葡萄园和庄园成了当地的“头一份”，这个习惯术语指的是这里出产的葡萄能够酿出极品好酒。凭这一业绩，他本可以申请荣誉团的十字勋章。

格朗代先生是在一八〇六年免的职。那一年他五十七岁；他妻子约摸三十六岁；独生女儿，他们合法爱情的果实，刚满十岁。

或许是老天爷看见他官场失意，想安慰安慰他，在这一年里让他接连得了三笔遗产：先是岳母德·拉各蒂尼耶太太的，接着是妻子的外公德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的，最后是格朗代先生的外婆尚蒂耶太太的。这些遗产究竟有多少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三个老人爱钱如命，一生一世积攒金钱，就图个关起门来看个痛快。德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把投资叫作挥霍，觉得放高利贷获利，不如观赏金币来得实惠。所以，苏缪人只凭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的积蓄。

于是格朗代先生得到了新的贵族头衔，那种身分，是我们讲

求平等的怪癖永远也抹煞不了的：他成了本地区的“纳税大户”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，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，他还有十三处分成制租种田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。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全都从外面堵死，这样既保存了房子和里面的东西，又节省了修缮的费用。此外，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场，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杨树，正在那里茁壮成长。最后，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房产。

这是他看得见的财产，大家都算得出的。至于他的资金有多少，只有两个人能大致说出个数目，一个是公证人克卢索，替格朗代先生放高利贷的，另一个是代格拉森先生，苏缪城最有钱的钱庄老板。格朗代先生同他暗中合作，私分利润。在外省要得人家信任，挣一份家业，都要行事谨慎，守口如瓶。老克卢索和代格拉森自然谨慎透顶，可是在公开场合仍免不了对格朗代表现出十二分的恭敬，旁观的人据此便可估算出前任市长的资本是多么雄厚。

苏缪城里人人都认为格朗代先生家有一个特殊的宝库，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，说他只在半夜才去那里，享受注视那一大堆黄金那份不可言喻的快乐。那些吝啬鬼看见老头子的眼睛，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因为他的眼睛都是黄澄澄的，染上了金子的色泽。一个惯于用资本赚厚利的人，必然像色鬼、赌棍，或者溜须拍马的人一样，眼神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，总有躲躲闪闪、贪婪、诡秘的表情，这些都瞒不过他的同道。这种秘密的语言成了同道之间相互识别和联系的暗号。

格朗代先生从不欠人家任何东西；作为老箍桶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什么时候要为自己的收成制作一千只桶，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，他计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；再说生意场上的投机从没踏过空，酒桶比酒贵的时候，他总有酒桶出卖，他可以把酒

贮起来，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，而那些小地主却早在一百法郎的时候卖掉了。这样一个人物，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家的敬重。一八一一年，他获得了了不起的好收成，他精明地贮藏在家里，慢慢地卖出去，赚了二十四万多法郎。若论理财，格朗代先生像老虎，像蟒蛇，伏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猎物打量半天，才一跃而起，扑上去，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，吞进大量金钱，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，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沉着冷静地躺着，不急不忙地消化。

看见格朗代先生经过，没有一个人不生出一一种交织着敬畏的钦佩。试问苏缪城中，有哪个人没有尝过他那光溜溜的钢爪的滋味？不是这个要买田，从克卢索先生那里借一笔款子，给要了百分之十一的利，就是那个拿了借票到代格拉森先生那里贴现，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，或是晚间闲谈中，不提到格朗代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在有些人看来，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本地的骄傲。不止一个生意人，也不止一个旅店老板得意洋洋地对外地客人说：

“嗨，先生呐，咱们这儿，上百万的有两三家，可是格朗代先生哩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。”

一八一六年的时候，苏缪城最精于计算的人，估计那老头子的地产大约值到四百万法郎；但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，平均每年的地产收入大概在十万上下，由此推算，他手上的现金数额，大概与不动产的价值相当。因此，大家打完一盘牌，或是聊了一会儿葡萄，提到格朗代先生的时候，那些自充里手的家伙就说：

“格朗代老爹吗？……总有五六百万吧。”

要是克卢索先生或者代格拉森先生听见了，就会说：

“嗨！你比我还厉害，我都从不知道他的总数哩！”

有时，有的巴黎客人提到罗思柴尔德家族或拉斐特先生，苏缪尔就会问，他们是否和格朗代先生一样有钱。如果巴黎人哑然一笑，轻蔑地说一声是的，他们便摇着头，面面相觑，满脸不相信的神气。

这样一笔财产给格朗代的所有行为都镀了金。即使他早先的生活有什么异常之处，给人家当作笑柄，加以嘲笑，那笑柄和嘲笑也早已过时了。他的一举一动，哪怕是最微小的动作，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；他的话语，衣服，手势，甚至眨眼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，大家都要仔细观察，研究，就像自然学家在动物身上研究本能的作用那样，终于发现他最琐细的动作，也有高深的不露声色的智慧。于是，大家便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格朗代老爹已经戴起皮手套了：该收葡萄了。”

或者说：

“格朗代老爹买了不少桶材，今年一定能出不少酒。”

格朗代先生从不买肉，买面包。每个星期，那些佃户给他送来阉鸡，子鸡，鸡蛋，牛油，麦子，这些抵租的食品足够他一家人享用。他有一座磨坊，租给人家经营，租主除了缴付租金，还得为他服务，来他府上取了麦子，磨好后再把面粉和麦麸送回来。他只雇了一个女佣，叫做高子娜依，年纪已经不轻了，可是每星期六还得动手做面包。有些租户是种菜的，格朗代先生便派定他们供应蔬菜。至于水果，他收获甚多，可以大部分出售。烤火用的柴禾，砍自田地周围的树篱，或者坏死一半的老树，由佃户劈成小块，用小车送进城，还有心巴结，替他送进柴房，讨得几声谢谢。他的开销，大家所知道的，只有教堂的香火和座位钱，太太和女儿的服饰费，家里的灯火钱，高子娜依的工钱，锅子的镀锡费，缴纳的税金，修理房屋和开发经营的费用。他新近

买了六百阿尔邦的树林，请林子附近的一位住户照看，答应给些津贴。置下这份产业以后，他才吃起了野味。

这个人的举止仪容十分平凡，言语不多，发表什么看法总是柔声柔气，句子简短，像是格言。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年代起，每逢要长篇大论发表演说，或者要和人家来一番争论，他总是变得结结巴巴，搞得对方十分厌烦。人家以为，他之所以说话含糊不清，断断续续，罗罗嗦嗦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是因为没受过教育的缘故，其实完全是假装的，其原因，看过本故事下面某些情节以后，我们便恍然大悟。再说，他有四句口诀，像代数公式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，生活和生意上出了什么难题，只要搬出这四句话，一切便会迎刃而解。这四句话是：

“我不知道，我做不到，我不愿意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他从不说一声“行”或“不行”，也从不写下什么字据。你要跟他说话吗？那好，他右手托腮，肘子抵着左手背，冷冷地听着。可无论什么事，他一旦打定了主意，就决不再改变。再小的生意，他也得盘算半天。经过一番巧妙的商谈，他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，而对方还蒙在鼓里，这时他往往回答：

“这件事嘛，我得跟太太商量以后才能定。”

在家里，太太的地位完全像奴隶，可在生意场上，却成了他最方便的挡箭牌。他从不串门走人家，既不吃人家的，也不请人家吃。他从不弄出声响，似乎什么都要节省，包括动作在内。他时刻尊重产权，从不在别人家里乱摸乱动。

然而，他尽管声音柔和，态度稳重，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，尤其是在家里，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受拘束。

至于体格，格朗代先生身高五尺，矮矮墩墩，腿肚子有一尺的围，膝关节粗大，肩宽背阔，古铜色的脸盘圆溜溜的，长着麻子；下巴直直的，嘴唇平平的，一口牙齿雪白，两只眼睛不露声

色，像是要吃人，像传说中蛇怪的眼睛；额上布满抬头纹，且有一块意味深长的隆凸；一头黄中带灰的头发，有几个年轻人不知轻重，竟敢开格朗代先生的玩笑，说那是黄金中夹着白银；鼻头硕大，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囊肿，一般人不无道理地说，那里面装满了花花点子。这副尊容显示出一种要占便宜的精明，一种勉强装出的诚实，显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习惯于把全部感情都集中在聚财攒钱的快乐，和他惟一真正关心的人，他的继承人，他的独生女儿欧热妮身上。此外，他的姿态，举止，走路的架式，总之，身上的一切，都无不显露出生意场上处处成功所养成的自信。因此，表面上，格朗代先生性格温柔，一团和气，其实是外圆内方，铁石心肠。

他的装束始终一样，今天是什么样子，一七九一年时就是什么样子：一双笨重的皮鞋，连鞋带也是皮的；一年四季都穿呢袜；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，安着银质的腰带扣；一件闪光的丝绒背心，钉着双排扣，颜色一会儿黄一会儿棕；外罩一件宽摆栗色外套，系一条黑领带，戴一顶宽边帽子。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，要用上一年八个月，为了保持清洁，脱下手套时，他总要吹一吹，掸一掸，再放到帽子边上一处老地方。

关于这个人物，苏缪人所了解的就是这些。

满城居民，只有六个人有资格在他家出入。前三个当中，顶重要的要数克卢索先生的侄子。这个年轻人自从被任命为苏缪初审法庭庭长以后，就在克卢索这个姓氏之上加上了彭封的名字，并且努力抬彭封，压克卢索。他的签名已经是克·德·彭封了。如果有哪个打官司的人不知内情，仍旧称他克卢索先生，保准在出庭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冒失而痛悔。对称他为庭长先生的人，他都予以庇护，而对称他为德·彭封先生的马屁精，他尤其高兴，满面春风，予以格外的关照。庭长先生三十有三，有一处名叫彭

封（其实叫勃尼封堤）的田庄，每年有七千法郎收入，同时，他还等着接受两个叔父的遗产，一个便是公证人，另一个是都尔城圣马丁教堂的高级神甫。据说这两人都颇有钱财，姑表亲戚众多，本城有婚姻连带关系的就有二十来家，势大财阔，俨然一党，就像当年佛罗伦萨的梅蒂奇家族。而且，正如梅蒂奇家族有帕西家族作对，克卢索家族也有他们的对头。

代格拉森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，她经常来陪格朗代太太聊天消遣，希望能够撮合成亲爱的阿道夫和欧热妮小姐的婚事。代格拉森先生是钱庄老板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与太太紧密配合，对老抠鬼不断暗中相助，逢到冲锋陷阵的场合，总是及时赶到。这三个代格拉森当然也有亲戚朋友，和忠实的盟友。

克卢索家族这边，神甫作先锋，公证人作后盾，极力跟钱庄老板争夺地盘，想把那一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。克卢索家和代格拉森家暗中争夺欧热妮·格朗代小姐的斗法，成为苏缪城上上下下关注的热点。

格朗代小姐究竟嫁给谁？是庭长先生，还是代格拉森家的阿道夫先生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认为，这两家人，谁也别想得到格朗代小姐。据他们说，老箍桶匠野心勃勃，想找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做女婿，凭他每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，还有谁去计较格朗代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是不是个箍桶匠？另一些人却说，代格拉森先生太太都是贵族，十分富有，阿道夫又是个英俊后生，这样一门亲事，那一芥草民，那苏缪城里的人都见过抡斧使刨，又戴过红帽子的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除非他已经攀上了教皇的侄子。那些极谄人情的人指出，克卢索·德·彭封先生随时可在格朗代先生家里出入，而他的竞争对手却只能在星期天受接待。有的说，比起克卢索一家子，代格拉森太太更接近格朗代家的女眷，能够向她们灌输某些思想，迟早获得成功。另一些人

则说，克卢索神甫是天下最会讨好卖乖的人，一边是女人，一边是出家人，正是棋逢对手。苏缪城有一位才子说：

“他们实力相当，不分轩轻。”

本地的老辈更了解格朗代的为人，他们断定，像格朗代那么精明的人家，决不会让肥水落入外人田。苏缪城的欧热妮·格朗代小姐，一定会嫁给巴黎的格朗代少爷，他父亲是做葡萄酒生意的大富商。

对于这种看法，克卢索和代格拉森两派都不同意。他们说：

“首先，他们两兄弟都三十年没见面了。其次，巴黎的格朗代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大得很。他自己是区长，国会议员，国民自卫队的上校，商事法庭的法官，自称跟拿破仑册封的某公爵家是亲戚，早已不认苏缪城的格朗代这家子了。”

方圆百里之内，甚至在昂热到布卢阿的驿车里，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将继承一大笔财富的姑娘，人多嘴杂，什么说法没有呢？

一八一八年初，有一件事情使克卢索派明显地占了代格拉森派的上风。福禄丰领地上有古堡、猎场、田庄、小溪、池塘、森林，素为世人所瞩目，价值三百万法郎，年轻的福禄丰侯爵急需现款，不得不把这所产业出售。克卢索公证人，克卢索庭长，克卢索神甫，加上他们的支持者，多方出动，终于劝阻侯爵打消了分成小块出售的意愿。公证人告诉他，如果分成小块出售，不知要跟中标人磨多少嘴皮，打多少官司，才能拿到钱，还不如整块卖给格朗代先生，他不但买得起，还能付现钱。公证人这番话把侯爵说服了，做成了一笔特别便宜的买卖。福禄丰这块丰饶美丽的侯爵领地，就这样给喂进了格朗代先生的嘴里。叫苏缪人大觉意外的是，他打了些折扣之后，竟当即把钱付了。这件事一直传到了南特和奥尔良。

格朗代先生搭了辆回乡的便车，到古堡视察。以主人的眼光